

# 蒸锅野菜尝尝鲜

本报老年记者 朱帮义

早上,我去农贸市场买菜。在菜场入口处,一农村妇女正在卖野菜,有面条菜、茵陈、荠菜等。我心喜若狂,从小就对野菜有特殊感情的我迫不及待地买了些茵陈,准备回家蒸着吃。

茵陈在野菜中可是个好东西,既是一种中药材,又可以充饥,属于药食同源,但是季节性很强。常言道:“正月茵陈,二月蒿,三月只能当柴烧。”回到家,老伴把茵陈认真择捡后用清水洗干净,倒入馍筐里将水分沥干。沥干水分的茵陈放入和面盆里,加入玉米面、白面拌均匀,最后再加入一些食用油,这样蒸出来的蒸菜松

散。老伴把拌好的茵陈放入锅里,大火蒸上十多分钟,一锅热腾腾、香喷喷的蒸菜出锅了。淋上点小磨香油,再浇上一些蒜汁搅拌均匀,立马满个屋子香气扑鼻。一道让人垂涎欲滴、大快朵颐的美食就做成了。

在我的记忆里,春天,虽然春暖花开,万物复苏,草长莺飞,但过去的人们称这个季节是青黄不接。因为头一年地里打下来的粮食吃光了,新的粮食还没有下来,人们为了填饱肚子,只有到田间挖野菜充饥。

那时候正在上小学的我,每天一放学,就从家里拎着一个篮子到田间挖野菜。挖来的野菜父母做菜馍、做

蒸菜、凉拌菜,春天的野菜成了家庭的“救命菜”。

再后来,老百姓的物质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生活水平不断提高,野菜不再是人们餐桌上的必吃食物。但是,人们对野菜有着特殊的味蕾记忆,每年春天都会到田间地头挖一些野菜,野菜已经成为餐桌上的“新宠”。

春天的野菜鲜嫩,吃起来味道美,比时令蔬菜口感好,同时不少野菜还具有降血压、降血糖、消炎止痛等功效。

又一年繁花似锦,春风拂面柳发芽,我得抓住这大好时机,多做一些野菜,尝尝大自然的鲜美味道。

## 连翘花

本报老年记者 刘全恭

远望群山百卉发,春来独钟连翘花。  
虽无娇颜讨人喜,更有美德受人夸。  
常见乔灌压枝头,鲜闻藤蔓缠树枝。  
自由自在经日月,不卑不亢度生涯。

## 祖孙乐

本报老年记者 周月云

携孙游玩得空闲,来到公园转数圈。  
不是为了观风景,只为健身学打拳。  
看下棋术斗智勇,唱歌跳舞荡秋千。  
花红草绿环境美,太平盛世人心欢。

## 四月

□姜磊

四月,花红柳绿  
一声春雷炸开了万紫千红  
给九州穿上流光溢彩  
四月,五彩斑斓  
一阵微风吹醒了漫山遍野  
给春天绣上绚烂多姿  
四月,莺歌燕语  
一阵花香缠绕着山川河流  
给祖国母亲无尽芬芳  
四月,你好  
孩子一双眼睛灵动可爱  
看着世界美好善良  
都在你眼睛里绽放

## 牡丹

本报老年记者 尚爱莲

仙丹花开吐芬芳,华丽雍容馥郁长。  
国色天香花中王,姹紫嫣红破朝阳。

## 一七令·花

本报老年记者 付霞

花。似锦,如霞。留画卷,醉天涯。  
香魂艳骨,秀色清嘉。翩翩飞梦境,  
朵朵种诗家。纵使半生风雨,依然  
满眼芳华。易安词中海棠问,陶翁笔  
下野菊夸。

## 挖来野菜度饥荒

本报老年记者 杨凤莲

“三月时光暖洋洋,田间春菜正扯秧。奶奶唤孙娘喊女,持镰挎篮跑得忙。挖来野菜代主粮,蒸蒸煮煮度饥荒……”

从奶奶嘴里飞出的儿歌,虽过去60多年了,但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我,对儿时挖野菜的忙碌,对那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,从未忘记过。当春天到来,上学是要带篮子和刨刀的,下午一放学,孩子们就撒腿向田间地头跑去。那时挖野菜根本顾不上挑拣,什么苦苣菜、蒲公英、扫帚苗、灰灰菜……只要是能吃的,我们都一网打尽。

记得有一次,我和同班同学毛毛一起挖野菜。当我正弯腰寻找贴着地皮刚长出来的、又瘦又小的苦苣菜时,猛然间发现低洼的地垅根下长着一棵又肥又大的苦苣菜。于是,我拔腿就向发现的大宝贝跑去。当我刚跑到那棵菜前正要弯腰挖时,却与从对面同时跑过来的毛毛碰了个大龙门。也不知我俩当时奔跑抢野菜的速度有多快,只知俩人碰得那个惨呀,不仅额头上当即就鼓起个大青疙瘩,还同时朝后摔倒了。结果呢,那棵肥嫩的大苦苣菜被跑过来看笑话的赵二蛋给挖走了。

挖回去的野菜,奶奶先将苦苣菜挑出来洗净,烧一锅开水放里焯一下,再放到凉水中浸泡拔毒,要等一天后才能吃。剩下能随时吃的,择好、洗净、焯水后,就开始或捣蒜凉拌,或挤干水分,将从食堂里拿回来的几个鸭蛋大的小窝头弄成碎块,将野菜团子在窝头碎上滚一滚,让一家人当馍吃。而最快捷的吃法,就是将焯好的野菜放进从食堂打来的稀汤饭里,倒进锅里再煮煮。加了许多野菜的稀汤饭变稠了,不仅有捞头,也能多“哄”一会儿肚子。

忆往昔看今朝,最可喜的变化是:那时吃野菜是为了度灾荒保活命,而现在是为了调节生活尝新鲜。当年碰破脑袋抢挖的苦苣菜、灰灰草、扫帚苗等,如今成了最受人们喜欢的美食。

## 二姐

□王桂香

二姐家中排行老四,女孩当中排行老二。二姐从小留着短发,喜欢男孩打扮,从小没见她穿过裙子。用母亲的话说,二姐托生错了。

我们家里姊妹多,是队里的缺粮户。1983年,村里土地承包后,往地里担水、拉粪、上肥,几亩责任田的耕种都落到了母亲和二姐肩上。二姐是母亲的好帮手,母亲种的菜,全凭二姐拉着平车走几公里的上坡路到中站卖。那时候的路是水泥路,刮风扬尘,下雨踩泥,坑坑洼洼。二姐天不亮就

出门,带上干粮和咸菜,天黑才回来。母亲常说,二姐是最能吃苦的。

弹指一挥间,父母已到耄耋之年,二姐也年过半百。

二姐家房子小,50多平方米,窗明几净,简单温馨。年前去二姐家,发现二姐养了两盆花,一盆绿萝,一盆金枝玉叶。绿萝在客厅的一隅,满身碧绿,生机勃勃。金枝玉叶放在厨房的窗台上,枝叶三两凋零。两盆花的花盆上都贴着一句话:“小花,我爱你!”

二姐从事弹棉花工作,每天很辛苦。二姐把邻居装修未用完的扣板捡回来,按照厨柜尺寸,一块一块裁下来,铺到厨柜底部。打开二姐家的橱柜,里面被二姐收拾得干干净净,物品摆放得整整齐齐。

二姐衣着朴素,但洗得干干净净。二姐生活节俭,交代她的孩子要随手关灯,节约粮食。生活节俭的二姐,逢年过节会筹集资金,接济生活困难的家庭。

二姐家茶几玻璃板下压着二姐工整整抄写的一段话:“人生没有幸与不幸,只有知不知足。温饱无虑是幸事,无痛无灾是福泽,至于其他,有则锦上添花,无则依旧风华。”